

张学东

——作品——



暗潮

长篇小说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
孙莹 吴阳
封面设计
晨皓

白描 | 著名文学评论家、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

张学东尽可能以一个现代人，以一个知识精英的视角和身份，来看待我们的生存状态，在当下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充满危机，充满危险。小说跳出一概写一个行业，不全是民航这个行业，而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环境，就是我们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危机，现代人精神的一种危机，现代人精神的一种困惑，同时折射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由此可见，这部小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行业，也超越了宁夏那样一个地域，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个人意识，这一点是特别令人感动和兴奋的。

陈晓明 |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标榜了超现实主义，重新回归到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当中，张学东找到了一个新支柱，在这一点上他把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写下来，把我们的生活简单的写实概念全概括了，就是说，张学东对生活观察得那么细微透彻入木三分，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人的体验、经验和内心世界。

贺绍俊 |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张学东是属于城市的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城市叙事，应该说宁夏更多的是乡村叙事，而他的背后却是一个安静的城市，不是躁动不安的城市。这部小说最明确的一点，就是人物跟机场庞大的机制处于对立的状态，在这种关系中，可能塑造出一个立意一般的小人物，不是共性的小人物，不是一个一般的奋斗的小人物，也不是悲凉的小人物，更不是苦难的小人物。这个小人物始终跟机制发生冲突，他的尴尬，他的无奈，他的内心的困惑所带来的痛苦。总之，张学东的小说确实非常有想法，这也正是他最成功的地方。

崔道怡 | 《人民文学》原常务主编、资深文学编辑家

这本书写了爱情、婚姻，也写了婚外恋，但是我觉得他所写的比专写爱情的作品更真切、更热烈，因而让人读起来也更迷恋。这本小说不是推理小说，而是一个人心理的不断演变，这里的人物非常普通，各行各业都有白东方的身影。看这本小说需要你沉下心，看下去，看进去，看进去你就会觉得，这样的生活你曾经经历过，而且，现在仍然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生存。

白烨 | 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

这部作品给我最深的印象是：不写官场胜似官场，不写职场胜似职场。它不是大开大合的作品，但是看了以后会有一种震撼力，这种震撼就是他所写的小人物，一个底层小人物的蜕变，背后所暗含的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。作品看起来情绪上很幽默，但是会有很多的感触，因为白东方是非常普通的一个，让我们觉得这个人随处可见，就在我们身边。



上架建议：小说类

ISBN 978-7-5544-1603-7



定价 29.80元

張學東
—— 作品 ——

暗

长篇小说

潮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潮 / 张学东著. -- 银川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
2016.6

ISBN 978-7-5544-1603-7

I. ①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7189 号

暗潮

张学东 著

责任编辑 孙莹 吴阳

封面设计 晨皓

责任印制 殷戈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1253

开本 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张 19.75 字数 23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603-7/I·99

定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金 卷

那些网状的线路在不远处的半空中纵横交织，
一排碉堡似的水泥房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
还有一只巨大的卫星接收器，
铁锅一样架设在一片荒漠之上。
想想这就是自己今后要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
白东方心中不免有些悲凉。



1993年夏末秋初，米川机场的善后工作还未彻底结束，因此，隔三岔五总有一帮穷凶极恶的遇难者家属，闹哄哄地前来围堵滋事，这已严重影响到局里的日常运转了。新的一周刚开始，局办的杨秘书就颠颠地跑来找白东方，这让他多少有点儿受宠若惊。杨秘书比白东方略长两岁，面相看上去多少有些精于世故的样子。他们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参加工作的，杨秘书在大学里修的是政治，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局办搞行政工作，所以在很多方面，白东方和此人确实有着天壤之别。白东方深知，自己不过是航务处通信站的一名普通的通信机务维护员，属于地道的业务单位，工作倒也不十分复杂，一天到晚也没多少实事可做，无非是按时按点爬到塔台上，开开设备，试试微机，如此巡查一番，然后，翻看大红皮的值班记录簿，心安理得地在地面上写下“一切正常”四个字。

两人刚一见面，杨秘书先弄出一脸的悲戚，一个劲儿地拿手掌轻抚白东方的肩头，动作夸张而又亲昵。尽管白东方还未从巨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，可也不喜欢别人总作出一脸苦相来怜悯他。此时，杨秘书故作神秘地说，齐局让我请你去一趟呢。白东方淡淡地问他有何事，对方只是诡秘地笑了笑，说，还用问，肯定是好事呗，快跟我走吧！这话白东方真不爱听，家里都如此背运了，还能有什么好事等着他呢。可他还是到通信站里请了假。方站长听说是局里找

白东方，忙放下手里的报纸，抬脸笑着说，去吧去吧，快跟杨秘书去吧。

路上，杨秘书一直揽着白东方，就像护送好兄弟上战场似的，白东方一点儿也不习惯人家这样。东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事情已经出了，你尽量往开里想，不过见了齐局你可得……下面的话杨秘书秘而不宣，只用一个拉得很长的“得”字省略了。这些日子里，多少热心人都曾给过他这样那样的暗示：无非是要让他找机会跟局头好好谈谈，说说父亲是怎么兢兢业业干工作的，说说过去那些年父亲在边远台点所付出的心血，或者，还可以顺便提提母亲的身体状况，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。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，毕竟，父亲已殁了。

那场震惊米川地区的特大空难，就发生在这年夏天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，当时地面温度高达 35℃，飞机很可能是被巨大的热浪冲昏了头脑，以致酿成大祸。白东方的眼前总是反复出现那架由米川前往北京的 Bae146 飞机，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银灰色鸟，离开机坪缓缓向前滑行，随后开始加速前进，就在它即将翘首腾空的一刹那，这只巨鸟的腹部像是突然中了猎人的一枚利箭，顷刻冲出了跑道，最终飞机巨大的身躯重重地砸向跑道尽头的一片湖泊，那湖水的水连同湖底的淤泥，几乎整体性地跳了起来，天空中顿时挂出一道道诡谲的彩虹——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作彩虹的话。白东方永远也无法想象，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想到了什么，或者，看到了什么。后来，那些营救人员抡起锋利的消防斧，像劈木板似的砍开了飞机外壳，这时的飞机看起来已经不是飞机了，也不再像什么鸟儿，它更像是一只停留在水中央的巨型白色棺柩。前来参与营救的武警官兵喊着嘹亮的号子，将死尸一具一具从机舱里硬拽出来，男人，女人，老人，小孩，所有的死者都无一例外，就那么赤裸裸地像死鱼

一样被排放在湖岸边上，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白东方的父亲——米川机场航务管理处的白处长。

白东方后来找机会溜进局档案室里，仔细翻阅了关于这场事故的调查报告，上面说得很清楚：飞机在跑道上由南向北起飞，当飞机开始抬头，机身却严重擦地，然后冲出跑道继续滑跑，经过 60 米的安全道，50 米的草地，又冲过两道排水沟和土坎，连续撞断 19 根水泥柱和钢丝网，机身带着大量的铁丝继续横冲直撞，最终冲进距离跑道北端 460 米处的深水湖。这份详尽的报告给出的最后结论是：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主要为机组违反操作规定，起飞前未按规定念检查单，也未查看襟翼指位表的指示灯，在襟翼尚未放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，造成滑跑距离过长，飞机最终因拉不起来而冲出跑道造成严重事故。

不过，比起这份逻辑严密四平八稳的分析报告，白东方似乎更愿意相信一则完全来自民航内部的小道传闻，尽管它听起来是那么的荒诞不经：据说当日遇难的正驾驶员本该休息，那天他临时跟同事调换了班，原因是此人受老婆之命，专门来米川购买当地出产的一种优质大米——米川灌区得益于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地理优势，这里的大米素以米粒晶莹饱满、口感滑爽香甜而著称。但这一切显然是无从考证的，即便那位正驾还活着。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证又有什么用呢？毕竟，白东方已经像众多遇难者家属一样，永远失去了世上最最重要的那个亲人。白东方的人生也许注定了要承载太多太多的悲痛和无奈。

一直走到办公楼的大厅里，杨秘书才停住脚步。他忽然对白东方说，听医务室殷大姐说，你快有孩子了，我先恭喜你了，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。白东方嘴里说一定一定，心里却想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，我老婆生孩子关别人屁事。又一想，这个单位真是太小了，

这边放个屁，那边都能闻出味来，再加上一些人专门传递小道消息，大到局长出差出国，小到家长里短夫妻拌嘴，什么事都藏不住，妻子李丹确诊怀孕前后还没几天，连杨秘书都知道了。心里闷闷地想着，径自去敲局长的门。没想到门是人劳处的蔡处长帮他开的，对方正好从里面出来，脸上挂着一副官笑，冲他煞有介事地点头，哟，你来啦，局长正在里面等着呢。说心里话，他不大喜欢眼前这个中年男人。蔡处长的父亲曾担任过某机场的老局长，老头还在任的时候将齐开河提拔了起来，等到齐开河到米川任局长后，大概出于知恩图报，就把蔡处长一家调了过来。听说蔡处长来之前，只是个正科级工会干事，可不到两年就被任命为副处长了。蔡处长的老婆，就是刚才杨秘书所说的那个殷红殷大姐，过去一直干医护专业，现在被安排到局医务室工作，是副主任护士，倒也专业对口。白东方知道的情况大致也就这些。之前，他去医务室拿过两次药。直觉告诉他殷大夫这个人不简单。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，打扮得很是年轻时髦，总涂着很浓很红的嘴唇，跟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总是很卖弄风情地不停乱眨，让人有种躲闪不及的慌张。

齐局长示意白东方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，然后很关切地问了问他母亲身体和情绪怎样，让他有时间一定要多开导开导老人，不要让她太孤单。白东方拘谨地点了点头。齐局长又打问了他爱人李丹最近的工作情况，白东方也简单回答了，还有点多嘴多舌地说了她怀孕的事。对方好像很高兴的样子，脸上露出老人们常有的那类表达恭喜的笑容。说起来他们家真得感谢齐开河。父亲是齐局长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。若不是齐开河从外边调到米川当局长，说良心话他父亲恐怕下辈子累死也混不到处长那个位子上。白东方的父亲天生是个干业务的料，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“只会低头拉车，不懂得抬头看路”的人。多年前齐局长刚从外边调过来，父亲还啥也

不是，还像十几年前一样守在外台勤勤恳恳值班。齐局长一来，父亲的好运气就跟着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先是被树立成一个默默无闻、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边远台站的劳模，父亲的事迹登上了《中国民航报》，米川当地的电视台记者和广播电台记者也先后采访过他，做过专题报道，然后还在周边地区的几个小航站做了几场父亲的先进事迹报告，人就从边远台站被调了回来，并提拔成通信站副站长，两年后提拔成站长，再后来要成立航务管理处，父亲又当上了副处长。这个处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设正职，局长的意思是让父亲牵头，一开始父亲极力推辞，说他对管制工作不大了解。可齐局长亲自找父亲谈话，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这样没出两年光景，父亲又被破格升为正处，可谓官运通达。

父亲早年在空军第十四航校待过九个月，学的是无线电通信技术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最老式的那种“敲榔头”或“滴滴答”，再说得专业一点，就是拍发摩尔斯密码电报。当年，跟父亲一起在航校里参加学习的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眼前的齐开河，父亲背地里总是管他叫齐大炮齐大炮的，等白东方参加工作以后，才算真正领教了“齐大炮”的含义，真不愧为一门“大炮”啊，名副其实，名不虚传，脾气火爆，威震米川。当初父亲和齐开河刚从十四航校出来，还是两个愣头小伙，踌躇满志。几年之后，父亲离开西安，先去了兰州。齐开河也走了。那年头，革命战士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机场当时尚属半军队化管理，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通信兵，不可能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。所不同的是，父亲后来回到了米川这片闭塞贫瘠的土地，齐开河则去了更为偏远的高原航站格尔木。他们分别前曾拍过一张合影，黑白色的，两寸见方。在白东方很小的时候，那张小照片一直在家中客厅墙上的相框里，照片的白色边缘早已发黄，不见其白，但上面的人像却清晰可见。齐

开河竭力搂着他父亲的肩膀，或者说，父亲也紧紧地从后面搂住齐开河，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，严肃到让人吃惊的程度：那是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坚定友谊，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一种革命情感。可惜的是，这张照片后来没能保存好，大概是从平房往楼上搬迁的时候给弄丢了。父亲很是埋怨过母亲一阵子，但不管他多么生气，那张照片还是跟随一大堆老物件了无踪迹。

其实，来见齐局长之前，白东方也不是没想过，要不要跟他提一提别人暗示过的那些事情。可等他见到局长人以后，这种念头立刻打消了。想想父亲尸骨未寒，自己若是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提这要那，这起码对父亲是不够尊重的。特别是在齐局长面前，白东方觉得那些话自己根本说不出口。齐局长跟父亲也不是一两天的关系了，而自己在局里名不见经传，通信站里最底层的一个小毛毛兵，有什么资格跑来提条件呢？！再说，也不是齐开河要让飞机从天上摔下来的，他只是那天非要派父亲去北京出差罢了。但大伙都嚷嚷，那天本不该你父亲去的，是齐开河硬把你父亲叫去办公室狠狠训了一顿，好像是有关一批日贷办通信设备的事，非让你父亲当天赶那班飞机去北京，跟有关方面去竭力争取，还说事情办不好拿他是问。所以，父亲只好奉命前往，但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也是事实！此刻，他听见齐局长缓缓地说，你父亲的事我确实很难过，家里要有什么困难，只管说出来，我会酌情考虑的。白东方只是愣了那么一下，然后，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嗫嚅道，谢谢局长，也没什么。齐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你父亲是个好人啊，真可惜了，以后你要像你父亲那样好好干啊。说着，便抬起头盯着白东方看了一会儿，好像要重新认识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似的，接着又长叹了口气道，我在这里最信任的就数老白了，一旦他不在了……

就在这时，杨秘书敲开门后飞奔而入，脸色十分惶恐，说话也

是上气不接下气。局长，不好了！又有一群家属来，来闹事了，他们还用卡车拉来一口棺材，准备摆在局办公楼大门前，我们劝了半天，那些人死活不依，非闹着要见您，您看是不是……白东方一听也吃了一惊，急忙站起身说，局长您忙，我先走了。齐局长很沉稳地冲杨秘书摆了摆手，说，你慌什么，先去通知公安处和善后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志处理一下，家属有情绪可以理解，放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，当务之急是要晓之以理，把政策跟人家讲清楚嘛。杨秘书皱着眉头连连点头应诺。在他出门前齐局长又叮嘱道，这阵我还有要事，谁也不见。杨秘书有些不解地答应着退了出去。白东方本来很想走开，齐局长却又冲他做了一个坐下来的手势，他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原地。接着，齐局长有些疲倦地说，这些天局里事情太多，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，哪里分得开身啊！不过，我还是想抽空跟你好好谈谈，我知道你跟你母亲都难过，我何尝不是啊！今天找你来，就是想给你嘱咐几句，我一直考虑着你的前途，这也是你父亲生前的一个愿望。趁你现在还年轻，我想把你放到外台去。一来你参加工作时间不算长，也确实需要好好锻炼锻炼；二来，你父亲就是从外台一步步干上来的，这个你最清楚不过，我想老白若是在天有灵，肯定也会赞成我的建议。

这确实是白东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要把他安排到边远台站，还美其名曰让他去锻炼，这不等于充军发配吗？难道这就是杨秘书刚才所说的“好事”？见白东方低头不语，齐局长起身走到他跟前，用厚厚的手掌抚着他的肩头说，外台工作条件确实很艰苦，让你去可能有些难为你了，但你要明白我的一片苦心啊！谁让你是老白的儿子呢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？齐局长这样问，他反倒觉得有点儿假了。他想这分明是决定了的事，自己还能说什么？说他不想去，说他怕吃苦，说他受不了寂寞，说他母亲身体不好，

说他爱人很快就要生小孩了，还是说自己担心业务拿不起来？这都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再说，齐开河是什么人，一局之长啊！若不是看在跟父亲过去的交情上，他怎么可能有机会站在局长面前，听他语重心长地讲这番话呢？要讲也应该是那些站长台长或班组长之类的兵头将尾，跟他随便应付一下，他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毕竟，领导在这种时候还惦记着他的事情，哪怕这事对他来说毫无意义，甚至更糟。所以，白东方当即表态完全服从局里的安排。实际上，他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，这些天他忽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跟局里那些人说话了，仿佛谁见了他都一副奇怪的表情，个个把自己弄出一脸悲悯相，表面上看大伙似乎都很关心他的事，好像父亲遇难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似的。那些超乎想象的关切，往往会变成对当事人的一种极大伤害。于是，白东方在一瞬间决定了，他确实希望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待上一段日子，起码，不用跟乱七八糟的人寒暄，整天接受莫名其妙的怜悯和体恤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的事呢。

齐开河不无欣喜地点了点头。老子英雄儿好汉，那你就安心到外台去，干出个样儿让我看看！说着，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郑重地递给他。白东方多少有点纳闷，但还是连忙起身接在手里，并慢慢取出来看，原来是一张老照片。黑白的，照片年代久远了，相纸四周的锯齿边出现暗黄色的斑点，可上面的人像却清晰可辨。白东方一下子就怔住了，竟是父亲年轻时留下的。眼泪便不争气地一涌而出，他稍微一闭眼，泪水就沿着眼角滚落下来。他觉得脸颊立刻有种被针尖一点儿一点儿刺进去的痛，流泪的感觉就像在流血，那痛真的钻心，叫人猝不及防。一瞬间，他觉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，父亲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变得恍惚迷离，自己的十根手指正在无助地颤抖，嘴唇嗫嚅着，什么也说不出。他依稀听见齐开河说，这还是当年他们一起在航校毕业前夕照下的，现在就

当原物归还，以后就由年轻人来好好保存了。哎！时间不饶人啊，转眼我们这帮老战友都老了。齐局长一口气说完，忽然变得异常沉默，半天再也一声不吭。白东方觉得，他们之间似乎有一种被空间或时间突然割裂开的痕迹，他感觉齐局长距离自己是那么近，又是那么遥远，甚至有些神秘莫测。

从局长办公室出来，还没走到一楼大厅，就听见下面有好多人在大呼小叫，还有女人和小孩的呜哇哭声，显得异常嘈杂。杨秘书风风火火地跑上楼梯，跟他撞了个正着。白东方再看他的样子狼狈极了，刚才还服服帖帖的小分头变得刺猬般蓬乱，脸上一道一道的，像是指甲的抓痕，西服上衣的口袋被扯下来了，在胸前一扇一扇的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一只眼镜片跟蜘蛛网似的裂成许多碎块，他的一只眼珠在那破碎的镜片后酷似一只黑的蜘蛛。杨秘书气喘吁吁地嘟囔着，哎呀，你总算出来了，谢天谢地，不然天可真的要塌了！白东方见杨秘书那副大难临头的样子，也不好说什么，但心里却不是滋味，好像把他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，又或者是在怪罪他碍事，是他占用了局长宝贵的时间，才把杨秘书弄成这副狼狈样的。白东方没再搭理他，匆匆下楼去了。说心里话，他从来都不喜欢没事往这边乱跑的。办公楼跟业务单位比起来，简直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浑水，就连父亲在世时对这里也是颇有微词的。

大厅里果然被一群人围得水泄不通，连只鸟也休想飞出去。局公安处的两个处长和几名干警全副武装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。有一群白东方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全都披麻戴孝，白花花一大片，女人和孩子统统跪在地上哇哇地干号，男人则拼命往里冲，让人望而生畏。他听见其中一个男人喊着，没那么便宜的事，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人被你们害死了，休想打发我们，你们局长不出来跟我们谈、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决不回去！其他十几个人马上一起应声，对！

我们死也不走！局里所谓的善后工作人员一个个都像杨秘书那样，衣衫不整，狼狈不堪，勉强劝阻却又节节败退。白东方忽然有一种非常惭愧的感觉，他佩服那些人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和好处，不惜代价，兴师动众，因为他们毕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即便行为过激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可自己呢，明明刚才见到了局长，却丝毫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愿望，好像他是一个能看透一切的圣人，非但没有提任何要求，反倒让人家牵着鼻子，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扪心自问，他真的心甘情愿去那种鬼地方锻炼吗？他凭什么不能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而是深深地藏着掖着自欺欺人呢。

忽然，身后一阵沉沉的脚步声响起，杨秘书已一溜烟跑下楼来，他站在人群前挥动手臂，像个大干部似的。大家请安静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！你们快派两个代表跟我上去，我们齐局长要亲自跟你们谈。场面果然肃静了一下，接着又是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，终于有两个人挺着胸脯站了出来。他们冲杨秘书翻翻眼睛，梗着脖子道，谈就谈，我们跟你上去。趁他们稍微松懈下来的工夫，白东方终于从人群中快速穿过，及时逃离了是非之地。办公楼门前果然停着一辆蓝色的解放卡车，车厢里装着一口还未来得及刷漆的白棺材。白东方实在不想多看这种可怕的东西，急忙远远地躲开了。但他心里突然萌生一种感念，不是为了空难，而是完全出自对齐局长的好感和谢意，毕竟在这种非常时刻，在万千琐事缠身的情况下，他还惦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毛毛兵啊，这至少说明局长对父亲还是有一些内疚和补偿的情感在里面的。有时，他真的没有办法不让自己这样想，那天若不是齐局长非要派父亲出什么差，事情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。